

金色的机遇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和 强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勋爵失踪之谜.....	(1)
菲洛梅尔山庄.....	(24)
列车上的女孩.....	(53)
唱一首六便士的歌.....	(77)
爱德华·鲁宾逊的男人气概.....	(100)
事 故.....	(119)
简找工作.....	(132)
一个卓有成效的星期天.....	(158)
伊斯特伍德先生奇遇记.....	(171)
金色的机遇.....	(193)
王公的绿宝石.....	(207)
最后的演出.....	(229)

勋爵失踪之谜

圣文森特夫人正在累加数字。她叹了口气，手不由得滑向隐隐作痛的前额。她一向不喜欢算术。可不幸的是，这些天来，她的生活似乎完全由一种特别的求和所组成，即不停地把一些数目虽小却又必须的开支加在一起，而计算结果总会令她感到意外与吃惊。

总数绝不可能是那个数目！于是她又重新查看那些数字。在便士的计算上她的确犯了个小小的错误，可其它的数字没有问题。

圣文森特夫人又叹了口气，她此刻实在头痛得厉害。门开了，她一抬头，正看到女儿巴巴拉走进屋来。巴巴拉·圣文森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她具有与母亲一样精巧的五官，一样高傲地扬起的头，只是她的眼睛是黑色而不是蓝色的，而且，她的嘴也不一样，红色的嘴唇撅着，看上去倒也不

乏魅力。

“妈妈，”她喊道，“你还在摆弄那些可怕的陈年旧账啊？把它们扔进火堆里去吧。”

“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境况如何，”圣文森特夫人忐忑不安地说。

女孩耸了耸肩。

“我们总是境遇相同，”女儿冷冰冰地说道，“处境维艰。像平时一样只剩最后一个便士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叹了口气。

“我希望——”她说又停了下来。

“我得找些事做，”巴巴拉语气生硬，“而且得快些找到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已经参加了那个速记与打字课程学习班。可是就我所知，上百万的其他女孩也是如此！‘何种经历？’没有，但是——‘哦，谢谢，早上好。我们会把结果通知你的。’但他们从未通知过！我必须另找一份工作——任何工作。”

“别这样，亲爱的，”母亲恳求道，“再等一等吧。”

巴巴拉走到窗边，茫然地向外望去，她并未注意到对面那排脏乎乎的房子。

“有的时候，”她缓缓说道，“我真后悔让艾米表姐去年冬天带我去埃及。哎！我知道自己玩得很开心——那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，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再遇到的开心时刻。我的确开心——开心极了。然而，这却叫人烦躁不安。我的意思是——必须重新面对这一切。”

她用手在屋里横扫了一下。圣文森特夫人的视线随之移动，她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这是一间典型的廉价陈设的屋子。

花盆里种的蜘蛛抱蛋上满是灰尘，屋里的家具纯粹只能权当摆设，墙纸俗气而又破旧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房客的个性与房东太太格格不入；一两件精制的瓷器上面满是修补过的裂纹，如果出售的话，根本分文不值。沙发靠背上扔着一块刺绣，另有一幅水彩画，上面是个年轻女子，穿着二十年前式样的服饰；这一切距离圣文森特夫人近在咫尺，不会看错。

“如果我们对于过去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倒也无所谓，”巴巴拉接着说，“可是，一想到安斯蒂斯庄园——”

她停了下来，简直不相信自己会重提那个可爱的家。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属于圣文森特家族，而现在却落入了异姓之手。

“如果父亲——没有投机——并且借钱的话——”

“亲爱的，”圣文森特夫人说道，“无论如何，你的父亲从来就不是个真正的商人。”

她说话的语调优雅，而且语气坚定。巴巴拉走过来，茫然地吻了她一下，嘴里喃喃说道，“可怜的妈妈，我再不说什么了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再次提起笔，俯身趴在桌上。巴巴拉重又回到窗边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孩说道：“母亲，今天早晨，我听到了——听到了吉姆·马斯特顿的消息。他想来看我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放下手中的笔，目光敏锐地抬起头来。

“来这儿？”她大声喊道。

“是啊，我们又没法请他去里兹饭店吃饭。”巴巴拉讥讽道。

她的母亲看上去气色不正。她再次心存厌恶地环视屋

里。

“是的，”巴巴拉说道，“这是个让人讨厌的地方，太寒酸了！听起来倒是不错——一个白灰粉饰的村落，乡间风情，设计精美的印花棉布，盛开的玫瑰，热情周到的德比郡王冠茶水服务。书里是这么写的。可现实生活中，一个人得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工作做起，这就是伦敦。邋遢的房东，楼梯上脏兮兮的孩子，看起来永远像是混血儿的房客们，味道不怎么样而又权作早餐的黑鳕鱼——诸如此类。”

“如果——”圣文森特夫人开口说道，“可是，我真的开始害怕了。恐怕连这屋子的房租我们也支付不了多久了。”

“这就意味着我们得搬去住一间寝室客厅两用房间——对于你我来说——真可怕！”巴巴拉说道。

“屋里还得摆个橱柜，给鲁珀特用。当吉姆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楼下的那间凌乱的屋子里接待他，而四周的墙壁上成群的斑猫沿墙挤在一起，瞪眼看着我们，一边还发出可怕的叫声！”

片刻沉默。

“巴巴拉，”圣文森特夫人终于开口说道，“你——我是说——你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脸上有些发红。

“你不必字斟句酌了，母亲，”巴巴拉说道，“如今谁还这样。我想你是要说，嫁给吉姆？如果他问我，我就立即答应。我真害怕他不肯。”

“哦，巴巴拉，亲爱的。”

“哦，这可不同于看到我跟艾米表姐一起出去，周旋于

（像中篇小说里所说的那样）上流社会之中逢场作戏。他真的喜欢我。可现在，他要这样的屋子里见我！你知道，他是个可笑的家伙，挑剔而又保守。我——我正喜欢他这一点。这使我想起安斯蒂斯和那个村子——样样都落后时代一百年，却是这么——这么——哦！我不知道怎么说——这么芬芳。就像是熏衣草！”

她笑起来，对于自己的迫不及待有些害羞。圣文森特夫人开口说话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执着的淳朴。

“我愿意你嫁给吉姆·马斯特顿，”她说，“他是一——我们当中的一员。而且他很富有，不过这一点我倒并不怎么十分介意。”

“我介意，”巴巴拉说道，“我都穷怕了。”

“可是，巴巴拉，这不是一——”

“就为了这个？是的，我真的看重这个。我——哦！母亲，你不明白我看重这个吗？”

圣文森特夫人看上去忧心忡忡。

“我希望他能在合适的场合见你，亲爱的。”她愁眉苦脸地说道。

“哦，好了！”巴巴拉说，“担心什么？我们不如尽力而为，然后就笑面生活。真抱歉我刚才这么发脾气。振作起来，亲爱的。”

她弯下腰，轻轻地吻了一下母亲的额头，然后走出门外。圣文森特夫人放弃了计算账目的打算，在并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她的心头思绪萦绕，像只被关进笼子里的松鼠一样。

“说实话，相貌的确可以打动一个男人。不是以后——不是他们真正订婚以后。他那时当然就会知道她是个多么甜美，多么可爱的女孩。可是年轻人总是易于受周围场合的格调的影响。现在的鲁珀特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了。我不是要束缚自己的孩子。绝对不是这样。

可是，如果鲁珀特与那个烟草商的丑闺女订婚，我就不赞成。我敢说，她也许是个好女孩，可她跟我们不是一类人。这事太难了。可怜的小巴巴拉。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——任何事情。可是钱从哪里来？我们已经变卖了所有一切，好让鲁珀特能够起步。可是，甚至连这个我们都支付不起。”

为了散心，圣文森特夫人拾起一份晨报，然后看起头版的广告来。这广告当中的大多数她都已经牢记在心里。有人想要资金，有人手头有资金又急于出手，有人想要购买牙齿（她总是想知道为什么），还有人想要高价出售皮毛大衣和长袍。

突然，她坐直了身子，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内容上面。她把上面印刷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。“只租给温文尔雅的人们。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一间小屋，陈设精美，仅提供给那些愿意精心照料它的人们。房租完全微不足道。中介免谈。”

一则普普通通的广告。她读过许许多多同样或是一——噢，几乎一样的广告。房租微不足道，这正是圈套所在。

然而，因为感到烦躁不安，并且急于从思绪之中解脱出来，所以她立即戴上帽子，搭乘一辆便利的公共汽车找到广告上所说的地址。这是一家房产公司的地址。不是刚刚开张，熙熙攘攘的那种，这是一个破敝、老式的处所。她有些胆

怯地掏出那则从报上撕下的广告，打听详细情况。

接待她的白发老绅士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。

“好极了。是的，好极了，夫人。那幢房子，广告上提到的那幢房子就是切维厄特街7号。你要预定吗？”

“我想首先知道房租是多少？”圣文森特夫人问道。

“啊！房租。具体的数目还没有定下来，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纯粹微不足道。”

“对于微不足道的理解因人而异。”圣文森特夫人说道。

老年绅士不禁格格笑了两声。

“是的，这是个老手法——一个老手法。不过，你尽可以相信我的话，这件事不是这样。也许每周一两个几尼，不会更多了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决定把这房子预定下来。当然，她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个中的费用。但是，她依旧想要看一看。以这样价格出租的房子，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缺陷。

但是，当她抬头看到切维厄特街7号的外观时，她的眼里不禁一颤。一幢漂亮的房子。安娜女王时代的建筑，而且状况良好！一个管家前来开门。他头发灰白，微微有些络腮胡，脸上沉思的表情像是一位大主教。一位心地善良的大主教，圣文森特夫人心里这么想。他宽厚温和地同意了她的预订。

“当然，夫人，我会带你去看看。这房子现在随时可以住人。”

他在前面带路，开门，一一介绍房间。

“客厅，粉刷过的书房，从这里通向盥洗室，夫人。”

完美无缺——像是梦境一般。家具是同一时期的，每件

上面都有磨损的痕迹，可是都经过精心打磨。松软的地毯是美丽的暗旧颜色，每间屋里都有几盆鲜花。从屋后可以俯瞰格林公园，整处寓所散发着古典的魅力。

泪水涌上圣文森特夫人的双眼，可她竭力忍住了。安斯蒂斯庄园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——安斯蒂斯——她不知道管家是否注意到了她的情感。如果注意到了，那么他完全是个训练有素的仆人，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。她喜欢这些上了年纪的仆人，与他们呆在一起，人们会感到安全，自在。他们就像是朋友一样。

“这是一间漂亮的房子，”她轻柔地说道，“非常漂亮，能够参观它，我感到很高兴。”

“是你一个人住吗，夫人？”

“我，我的儿子和女儿。可是恐怕——”

她没有再往下说。她太想住在这里了——太想了。

她本能地觉察到那个管家明白了她的意思。他没有看她，只是超脱、淡然地说道：

“夫人，我碰巧知道这屋子的主人最重要的要求是必须是适合的房客。对他来讲，房租无关紧要。他希望住户必须是个愿意照料并且欣赏这里的人。”

“我欣赏这里。”圣文森特夫人低声说道。她转身向屋外走。

“谢谢你带我参观。”她彬彬有礼地说道。

“别客气，夫人。”

他端端正正地站在门口，看着她沿着街道离去。她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他心里明白，他为我感到难过，他是那种守旧的

人。他想让我住那儿——不是作仆役，也不是缀钮扣！我们这类人正在消逝，可是我们却碰到了一起。”

最终，她决定不再回房产公司去。有什么用呢？虽然她付得起房租——可是还得考虑佣人。在一幢那样的屋子里一定得有佣人。

第二天早餐时，她在盘子旁边发现一封信。是那家房产公司寄来的。信中提出让她在切维厄特街7号租住六个月，租金每周两个几尼，并且还说：“我们想，你已经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，就是佣人的费用由房东出资？这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提议。”

的确如此。她感到异常惊讶，竟然大声把信读了出来。连珠炮般的问题接踵而至，于是，她重新描述了自己昨天的经历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你可真是守口如瓶！”巴巴拉喊道，“真有这样的坏事吗？”

鲁珀特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开始了他的法庭讯问。

“这背后必有什么内幕。依我看，这事可疑。非常可疑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可不这么想，”巴巴拉嗅了嗅鼻子说道，“呃！为什么这背后就应该有什么内幕呢？鲁珀特，你总是这样，本来没事，你却弄得神秘兮兮的。那些可怕的侦探小说你读得太多了。”

“这样的房租不过是在开玩笑，”鲁珀特说道，“在这个都市里，”他又作了重要补充，“一个人对于各种各样的怪事总会变得警觉起来。告诉你们，这事有一点非常可疑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，”巴巴拉说，“这房子是个有钱人的，他喜欢

它。当他离开时，想要找体面人住在里面。就这么回事。金钱对于他来说可能根本就不算一回事。”

“你说地址在什么地方？”鲁珀特问他的母亲。

“切维厄特街7号。”

“嗨！”他把椅子向后一推。“我说，这真是令人兴奋。这正是当初李斯特戴尔勋爵失踪的地方。”

“你敢肯定吗？”圣文森特夫人狐疑地问道。

“绝对肯定。他在伦敦各处都有寓所，但他只住在这里。一天傍晚，他说自己要外出去俱乐部，自此以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。人们猜测他逃到了东非或是什么地方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原因。没错，他一定是在那幢寓所里被人谋杀了。你说过那儿有很多镶板？”

“是——的，”圣文森特夫人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可是——”

鲁珀特没有给她时间。他饶有兴致地接着说下去。

“镶板！你们听到了。一定是通向什么地方的秘密通道。尸体被扔在那儿，而且自此以后就一直在那儿，也许事先经过防腐处理。”

“鲁珀特，亲爱的，别再胡说了。”他的母亲说道。

“别冒傻气了，”巴巴拉说道，“你带那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郎去看电影看得太多了。”

鲁珀特面色庄重地站起身来——尽管他身材瘦长，尚且年轻，他还是表现得极其庄重。他发出了最后通牒。

“你去住这房子，妈妈。我来调查这起神秘的事件。你看我是否能弄它个水落石出。”鲁珀特恐怕上班迟到，所以

匆匆离去。

两个女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

“我们去住吗，母亲？”巴巴拉战战兢兢地问道，“哦！如果我们去，那该有多好。”

“那些佣人，”圣文森特夫人悲哀地说，“得吃饭，你知道。我是说，当然，人们需要他们去做——可缺点正在这儿。当只是独自一人的时候——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——凑合。”

她可怜巴巴地望着巴巴拉。女孩点点头。

“这件事我们得好好考虑。”母亲说道。

不过，事实上她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她看到了女孩眼里跳动的火花。她心里想：“吉姆·马斯特顿一定得在合适的场所见她。这是个机会——一个绝好的机会，我不能错过它。”

她坐下来，给房产公司写信，表示接受他们的提议。

“昆廷，百合花从哪儿来的？我可买不起昂贵的鲜花。”

“夫人，它们是从国王切维厄特庄园送来的。这一直是这里的习俗。”

管家退了出去。圣文森特夫人如释重负。昆廷走了以后该怎么凑合？他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便利。她心里想，“这种情形太好了，持续不了多久。我不久就会从梦中醒来，我知道我会的，而且发现不过是好梦一场。我在这儿真开心——已经两个月了，真是光阴似箭。”

她生活得的确非常开心。昆廷，那个管家，表现出了切维厄特街7号的贵族气质。“你还是把一切都交给我，夫

人，”他恭恭敬敬地说道，“你会发现这是最好的做法。”

每周，他都把家政册拿来，他们的支出总是低得惊人。另外的仆人只有两个，一个厨师，还有一个女仆。他们举止得体，做事勤快，可是，管理家事的是昆廷。餐桌上有时会出现野味和家禽，这就使得圣文森特夫人倍感焦虑。昆廷安慰她，这些是从李斯特戴尔勋爵的乡间居所，国王切维厄特庄园，或是从他在约克郡的野地那边送来的。“这是惯常的做法，夫人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心里暗自思忖，不知失踪的李斯特戴尔勋爵是否会同意这种说法。她怀疑昆廷是在越权，他自作主张。显然，他喜欢这么做，在他眼里，再怎么做法，这也不算过分。

昆廷的宣称引起了她的好奇。圣文森特夫人再次见到房产经纪人时，她简短地提到了李斯特戴尔勋爵。白发老绅士即刻作出了答复。

是的，李斯特戴尔勋爵是在东非。过去的十八个月一直呆在那儿。

“我们的这位主顾可真是个怪人。”他说着脸上绽开了笑容。“他离开伦敦的方式可真是不同寻常，这你也许还记得？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。报纸抓住了这条消息。甚至伦敦警察厅也在调查这事。幸运的是，人们收到了李斯特戴尔勋爵本人在东非的消息。他将全权委托给他的表弟卡法克斯上校。正是后者对于李斯特戴尔勋爵的一切事务进行了安排。是的，恐怕很奇怪。他总是喜欢在荒原旅行——在卡片上他还说，几年之内他不会重返英格兰，尽管他年事已

高。”

“当然，他年纪还不算很大。”圣文森特夫人说着，心目中突然想起一张瘦削、长满胡子的脸，就像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水手，这形象她曾在了一本图片杂志上见到过。

“中年，”白发绅士说道，“五十三岁，根据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的记录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将以上这段对话转述给鲁珀特听，以此来反驳这位年轻人的说法。

然而，鲁珀特却一点没有气馁。

“在我看来，这比以往更加可疑。”他宣布道，“这个卡法克斯上校是谁？或许如果李斯特戴尔勋爵出了什么意外，他就可以承袭这个头衔。东非来的信件也许是伪造的。三年，或者是多少年以后，这个卡法克斯就会假定勋爵已经死亡而继承他的头衔。同时，他也得到了那些房产。我说，这非常可疑。”

他甚至不怕屈尊枉驾亲自去调查这间寓所。闲暇的时候，他会去敲敲镶板，进行精确测量，以测定可能的密室的位置。但是，他渐渐对李斯特戴尔勋爵之谜失去了兴趣。而且，他对于烟草商的闺女的话题也失去了热忱。家里的氛围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对于巴巴拉来说，这房子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。吉姆·马斯特顿已经来过家里，而且经常来访。他与圣文森特夫人相处极其融洽。可是，一天他对巴巴拉说的话使她感到吃惊。

“你知道，对于你母亲来说，这是一个美妙的场所。”

“对于母亲来说？”

“是的，这简直就是为她而造的！她与这地方极其相称。你知道，关于这屋子有些古怪的事情，一些怪诞迷离而又无法解释的事情。”

“别像鲁珀特似的，”巴巴拉恳求道，“他确信是那个邪恶的卡法克斯上校谋杀了李斯特戴尔勋爵，然后把他的尸体藏在地板下面。”

马斯特顿笑了起来。

“我欣赏鲁珀特做侦探的热情。不过，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然而，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气氛，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氛围。”

他们在切维厄特街已经住了三个月。一天，巴巴拉兴冲冲地跑到母亲面前。

“吉姆和我——我们订婚了。是的——昨天晚上。哦，母亲！就像是一个童话变成了现实。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！我太高兴了——太高兴了。”
母亲与女儿紧紧拥抱。

“你知道，吉姆爱你就跟爱上我差不多。”巴巴拉最终说道，一边恶作剧地笑着。

圣文森特夫人脸红了，看上去更加可爱。

“他的确是这样，”她坚持这么说，“你以为这房子会给我创造一个合适的场所，而事实上，这一直都是你的地方。鲁珀特和我住在这里不合适。你合适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，亲爱的。”

“这不是胡说。这里有种迷人的城堡的风情，你是迷人

的公主，而昆廷就是——就是——哦！一个好心的魔术师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笑着认可了最后一项。

鲁珀特听到他妹妹订婚的消息时非常镇静。

“我已经听说了这事。”他自作聪明地品评道。

他正在与母亲一起吃饭；而巴巴拉则与吉姆外出了。

昆廷把波尔图葡萄酒放在桌上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

“这是个古怪的老家伙。”鲁珀特冲着紧闭的门点了点头说道，“这个人有些奇怪，你知道，有些——”

“可疑吗？”圣文森特夫人打断了他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

“噢，母亲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”鲁珀特一本正经地质问道。

“你自己经常这么说，亲爱的。你觉得什么都可疑。我想你认为是昆廷除掉了李斯特戴尔勋爵，然后把他弄到了地板下面。”

“在镶板后面，”鲁珀特纠正道，“你总是把事情搞错那么一丁点儿，母亲。不，这事我已经问过了。当时，昆廷正在国王切维厄特庄园。”

圣文森特夫人冲他一笑，然后从桌边站起身来，走向楼上的休息室。就某些方面而言，鲁珀特还远未长大。

突然，她心中掠过一丝诧异，不知李斯特戴尔勋爵为什么如此仓促地离开了英格兰。这背后必有内情可以解释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。她正在考虑这事，这时昆廷端着咖啡盘子走了进来。她冲动地开口说话。